

15424/1222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濟南臨邑邢侗子愿甫著

論

倭國論

昔杜牧作罪言言浪戰之過也牧有職守而言非職也
故稱罪焉余山藪病狂所謂隱居放言者也亦言今日
戰陳之事將無為罪乎噫余之言不出于家不聞于天
下姑識其事于環堵之間而已奚罪焉雖然言而不中
益以見國之福而已之愚則謂之罪可也是亦宜以罪

言名之萬歷丁酉倭寇朝解我大舉救之詔徵天下兵
集王京增沿海鎮巡重臣三四督軍資品具甚嚴山東
諸縣積粟悉陸運至登州而旅順顯設大臣督餉漕衛
入海踰鴨綠而東加歲賦十二督撫復以不足請■上
切責戶兵二部調兵食愈急于是朝野談倭事者蚤起
竟不知要領所在是年冬太白晝見經天者三月歲星
久處天街之北昔慕容氏起遼碣跨有中原其年星占
與此正同燕太史黃泓所謂陰國必勝者也愚仰觀天
象之異又覩邑中徵發勞苦百姓駭惶會病無事伏枕

瘰癧因思■太祖皇帝典訓昭然令後世勿有事四夷
以疲中國此聖人無窮之慮又獨深絕日本誓戒再三
此至誠前知之神詎意二百年後倭變忽作禍始朝鮮
我受其敝旣輕與戰復輕與和和事不諧乃更言戰彼
窺和戰之際而擇爲利我無必戰之畫而漫然應之前
事則非伐謀于始後事則非定計于鮮均之僥倖一擲
而已蓋我之勝負視倭奴之強弱倭之強弱視關酋之
能否余足不涉海上身不至行間其能否何由而知然
自傳聞測之儻亦可以得其似乎彼關酋之跳梁幾年

矣謀吞朝鮮而朝鮮不覺和誤中國而中國不知且今年六月始有變運之形八月始有入寇之事水戰而閉山之卒盡殪陸攻而南原之戍再殲畿南四道望風瓦解無亡矢遺鏃之費其用兵亦狡矣夫乘勝長驅直逼人之國都而徘徊養威以俟其洵懼自潰此持重者之老謀也既而王京不下情見勢屈若頓兵久暴我出奇奮擊勢必得志若愴皇忝節長氣憤迫則成擒今乃從容遠引左次無咎或欲致師或欲他出杳然莫測其形藏兵家不難于進而難于退以曹孟德桓元子之將

畧猶敗于此今倭奴舉數萬之衆深入敵境何其退之易也成師以出未如飄風我則不知其所守全師以退去如脫兔我則不知其所攻若此者可不謂之能哉然則倭固勁敵也若與之遠鬪而角力非智勇倍之不可也今之憂朝鮮者曰倭有朝鮮則爲門庭之寇我無朝鮮則失藩籬之國此惟原有朝鮮不得不云然耳假使國家幅員如一兩漢東盡沃沮將不與倭爲鄰乎使倭與我構又將何所借以爲屏蔽乎又曰朝鮮近遼左遼左近京師救焚恤溺理固當急吾聞天子守在四夷內寧

自無外懼今北虜強踰于倭去國門數舍我朝二百
年來金甌鞏固以也先俺答之傑驚終于欵塞稽顙何
有于數千里外鱗介之小夷乎若謂屬國仰沐天朝恤
災字小誰曰不然而以屬國之興廢爲中華之盛衰此
則愚之所未厝也今之談禦倭者曰以國中之衆加朝
鮮之半此爲得策馳之于海外不至于剝膚此爲早計
勦累代之寇取封侯之賞此爲奇功夫禦之誠是矣然
人情見害則避夷性難于久要我不能必制倭奴之死
命則安能必朝鮮之常恃我也今朝鮮之半果皆懷中

國之德而赤心者乎抑有畏倭奴之威而兩向者乎驅
之海外將謂存朝鮮足以捍倭奴乎抑猶藉國中以衛
朝鮮乎勦累代之寇將謂暫遏侵畧以爲安乎將必蕩
滌海表而後爲勝乎吾恐用兵者之未能自必也大抵
天下之事懸想臆斷徵効若在目前課實責成齟齬多
出意外今遠涉鯨波埋根異域造端洪大剋期深久愚
以妄憂之竊爲之說曰東師有五危天下有四患用兵
者亦知之乎何謂五危兵連禍結一危也重戰輕防二
危也用師不一三危也地形不利四危也聚散皆難五

危也何謂兵連禍結遠動大衆惟敵是求若中原相遇
旗鼓相當計平時之勞逸較臨敵之勇怯則勝負之數
敵固與我共之矣若彼不前不却坐而需戰少用兵則
寡不足以敵衆多用兵則餉不足以應急裹糧則不可
趨利于千里之外負重則不可屢經于懸度之險此非
如擊老師入散地可以沉船破釜而爭一戰之勝者也
卽使先聲破竹三北可乘而彼蠖伏鳥飛依憑釜穴墜
壁則難爲攻清野則難爲掠或多設疑兵以牽我之全
師或四出遊兵以鈔我之輜重或據險以斷我之歸路
或泝海以焚我之運舟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呼吸之間
何事不有又况並海萬里海道百出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寡一處失守則百處爲虛賊出沒無常如鬼如蜮使
其簡徒迭進多方誤我聲東擊西救左擊右則一軍可
以綴吾之數將微衆可以役吾之大兵彼番休有餘而
我奔命不足期月之間可坐困矣天佑王師必無此事
犬羊愚昧當機自瞑但巫臣教吳中行啗虜倘有以急
肆攻瑕之策導之者安得不廣爲之計也何謂重戰輕
防屬者聖皇赫怒憤島夷之不共而以武震懾之諸將

懷敵愾之忠士卒有賈勇之氣謂急則治標而榮衛與
 隱之防不暇憂也利當擇重而錙銖扶寸之害不必顧
 也于是悉索四方之衆並力一隅邊兵撤矣浙兵調矣
 川蜀閩贛之旅靡不至矣承平之世民不知兵九塞之
 中何嘗無事假令倭奴分鯨西向送死南邦躡柔脆之
 區行無入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迅雷豈暇掩耳扼淮泗
 則咽喉之路阻擾吳浙則財賦之源虛當此之時欲招
 兵則烏合難用欲還救則運掉不轉腹背受敵首尾衝
 決萬全之師固如此乎又東偏海道定通迤北勿吉諸

部甚貧而貪使倭厚賂要結誘之內訌掣我之肘張彼
 之勢意外之虞亦理之所有也况土蠻躡躅于遼陽長
 昂睥睨于薊北套虜之讐釁日積播酋之跋扈已極今
 空乏內露底裏外泄倘諸虜之中窺我罅隙率引弓之
 民微犯亭障小則要脅市賞大則侵畧城邑重媾既屈
 于財價應敵又苦于力分疆場之禍彌深華夷之體益
 壞且東師震動有狼顧之驚倭醜乘勞伺狙擊之便則
 艱軌之形尚未有涯也何謂用師不一關東諸侯不能
 蹙董卓于洛下滏水九鎮不能誅慶緒于相州兵莫難

于用衆已事之龜鑑也今有元從之兵有徵調之兵有
招集之兵有邊鎮之將有土漢之將有應募之將先後
繼至列壘而居如連雞之不能俱棲如驂馬之不能獨
進以衆多爲右以氣力爲雄強者主之懦者奴之躑者
趨之黠者避之臨陣則曰彼爲跳盪彼爲選鋒遮相推
諉合謀則曰我欲南轅我欲東首互有異同巖險之地
則給孤迸者嘗寇于鋒鏑之下攻圍之際則驅卑弱者
肉薄于梯衝之間居常畧懷觀望遇難決致分披雖曰
董之以經畧監之以總督廼有諸鎮精兵環衛制府備
紀綱以實帳下託接伏而保中堅其至前前茅接刃于郊
原而都護遠隔于山海卻克之鼓不聞光弼之旗不颯
指蹤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洽卽賢者固未必然而積
習之弊從來久矣且奉詔興師間左盡發豈皆百練之
兵死綏之將令非精嚴藝非捷巧以疲驚之衆當剽悍
之倭一軍控劓諸軍搖惑怯者先奔勇者解體此不惟
無得于致勝之道適足爲撓敗之資耳昔唐討淮蔡動
天下之兵四年不克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自言其故曰
皆因朝廷徵兵太雜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

蔡人輒勝是多殺客軍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
河陽相搏然後漸以不支以此觀之徵兵無取太多亦
已審矣何謂地形不利窮島彈丸一揮可定而用兵所
以稱難者以隔于大海故也今世有爲搗巢之說者大
浸稽天颶風靡定舳艫安得相保注泊安得必齊縱波
岸可登深箐廣薦之域安知進兵要害所在豈如北虜
窮廬依漠可以乘高覘望輕騎掩襲者哉蒙古氏龍山
失利所不忍言孫仲謀之求竇州亦一驗也此說不待
辯而知其不可行矣今第言過江諸軍尚多有可疑者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兵法謂之圍地連營過遠包
原隍險阻而爲軍者古人測其敗徵側聞鴨綠以東阻
海負山三江襟帶野多稻畦以地圖覆按若甚近而溝
塍紆曲則甚遠南方水軍旣不能距躍于嶮巖之道北
邊突騎又不能馳騁于沮洳之區此非善于用長者也
又兵家喜合惡離行首宜䟽內聯宜密今欲連營並進
則方軌不前魚貫于九折之中猿拔于千仞之上齎糧
持釜不戰自疲若分道間出則林谷綿亘木石之所嚙
闕榛棘之所牽纏遊徼不通策應莫繼自陷于天隙之

內使賊設伏邀遮豈不殆哉且在遠行師全恃耳目今
岡嶺重複烽燧難接島嶼縈回偵探難進若內無鄉導
外無間諜參伍未真校索未審蹈不測之險而爲人主
怨挫強慮不失本末者又非然矣况海墾地惡匪人所
居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
之時居溽潦之地炎暑蒸其上瀉鹵侵其下水土不習
飲食不充癘疫必作傳染必衆馬援壺頭之役可不慎
與何謂聚散皆難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兵猶水也
無歸則將自溢蓋天下之事莫難于用兵天下之費莫

大于養兵天下之反側而多變莫甚于馭兵今徵兵四
方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或萬里餘計軍行三十里爲
率或累月始至或踰年始至迫促從戎寬號就道沿途
供頓糜費無涯若倭奴不出久淹海上餉于何有一日
無餉事豈得帖若解甲西歸則路費仍前而人心已懈
一有緩急持符更調安能待西江水以濟燃眉之急也
縱使天威震迅金倭蕩平士馬物故遠近蕭然失得僅
相償耳而遺孽保聚餘燼再合八道荒殘必無全理非
重戍無以安朝鮮非積粟無以養成卒而窮海寡困糧

之地朝鮮乏推食之資待哺空谷竭力石田屈頭日以
擇手足傾芻秣以育狐兔開闢以來何嘗有此又新募
見兵多是遊食無賴掛名行伍衣食縣官大異倖功小
藉糊口事定落籍上不得國家廩餼之養下不勝有司
征徭之困抑鬱無聊將生他計唐末再失河北皆以鎮
兵輕罷乘怨畔渙奸人因之遂爲盜積耳今固無憂于
是而近日翟都振武之變去歲薊鎮南兵之慘覆轍豈
遠乎猶有甚者諸軍度途莫不取道通涿往來郊甸密
邇京畿王帛之都會億萬之廩庾在焉脫有驚騷不時

缺望頽翼則輦車載之虞豈屬國之禍可比哉茲萬所必
無之事而世有杞人柰何其慮之過也何謂四患財力
匱乏一患也轉輸險遠二患也人心騷動三患也生事
多端四患也何謂財力匱乏自頃國家多故西討叛逆
東款倭奴兩河賑饑套虜數戰鼎修宸極修濟河漕中
外之積已損大半若夫藩祿日盛虜賞益增開採無節
織造不休貂璫之貴四山緹綺之使屢下而財又匱于
上矣乘驛太濫交際太繁外僚之騶從過多衙前之冗
役無用工作淫靡服舍僭侈而財又匱于下矣乃世有

耗財二大端莫甚于今日者請因備倭而畧言之夫天下貢賦不過徭銀稅糧二者而已徭銀卽古之庸也稅糧所謂租調也徭銀之設原以供大荒大役之需匪主守者之可以任意出入也自條鞭法行徵銀顧後那移減削加收平放其額外之贏固已多矣卽酌議公費載在令甲者果皆實費其數乎抑亦虛冒其名乎故凡請寄之往來公私之用度與夫上司無名之餽送不急之興作所稱無礙官銀皆是物也噫官銀豈有無礙者哉是以上不供度支下不實庫藏一有大荒大役非造請

于省府則科罰于百姓耳據天下徭銀當稅銀三分之一除所費者應否中半而一年之耗已幾百萬矣稅糧所徵者粟米絲絁之類也■國初原皆本色今則折色過多前代猶賦縑楮今則盡易白金掌握之富當中人十家之產衡石之差有十加一二之利向者里社總催大戶分解雖有侵渙屈累之敝而財貨尚流民間自催科之柄歸于一人分釐各收逐名加耗積少成鉅羨益良多有厚積之饒而無貪暴之跡凡州縣之稅大者數十萬小者不及數千約之萬其常數也合天下之州縣

一千三百有奇萬取千焉猶爲庶者則一年之耗又一百三十餘萬矣海內物產幾何歲耗之多若是彼持此美其田宅廣羅子息數十年間居積未散卽有傾敗則又轉相貿易于後來宦族藉其名位優免踐更上產不入農夫重役皆在白屋故將來百姓無復起之理而當今民牧無不富之家民窮財盡茲其大端■朝廷雖竭山海以求之恢左藏以益之安能填無窮之壑而補萬孔之漏哉今又重以倭事舉國供兵若久虛之人復遭危病極貧之室更遭饑饉此患之一也何謂轉輸險遠

東征之兵當事者言非十萬不可加以餽從工匠之流又以萬計人日得米者可二升一年當得七十萬石以米五百石爲一船當用船千四百艘每艘運卒十人當一萬四千一歲得米又當十萬其天津登萊之坐食者無與焉海道自淮揚抵膠萊自登州抵旅順皆千里自旅順抵朝鮮軍營又不知幾千里臨德二倉浮渭入天津幾千里自天津入朝鮮軍營亦數千里有料角硝石之阻有成山黑水之險風潮震蕩雲霧瞋迷倉卒之憂智力難恃又造船未必堅緻施工未必精習洪濤滉瀟

未必十無一損一船損則傷十人之命少百人之糧運者有漂溺之悲戍者有缺乏之懼料見船不足須一年數運運數既頻則經險必多經險既多則所損益大計口之食缺一不可倘缺者過衆則兵多豈不爲大累哉又山東諸縣陸路至登萊或千里或數百里大抵溷亥崎嶇無接軫結駟之道齊邦四塞自古記之若欲運米不過用鹿車漸致二人共推米三石牽挽踰月得不償失霜雪皸痲巖險顛越痛楚追併如赴死所有用驢騾運者則所致愈少而脚費尤重近海鹹鹺之地水草失

宜往多不返一運不勝其苦再舉將不知所終矣于山東則實喪常平之積于餉軍則不充道路之用倏有凶札何以待之且一銖一粒去路至艱比達行營未必盡爲軍惠嘗謂帑金輸塞譬諸落潮之魚取之者衆幕府用之上佐用之將領用之雜流遊客亦用之支放者剝削于先總分者扣除于後科銀則報四得三賦米則易升爲合故供者已無餘力而戰者猶未宿飽此患之二也何謂人心騷動兵者不祥之器危民易於爲非孫子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百姓不得操事者七

十萬家蓋十口之產不養一兵十年之畊不償一戰今天下賦役煩重上下窘嗇一遇饑饉民羸幾卒弱者道殣相望強者望屋而食癸巳甲午之間青兗之水災足以駭矣况乃用兵于凶年之後誅求于竭澤之餘大而蜚芻輓粟小而屏履厨傳無地不及無人得免叫呵墮突者橫千里閑奔走呼籲者遍于畝畝農棄以供軍餉而失時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監臨懼稽緩之罪則嚴迫有司有司苟旦夕之功則不恤百姓前日山東守臣議增兵費不及十萬每畝加一二三釐每丁加三四分二

年並徵民愁已甚近觀司農條奏所增者必二十萬有餘則視前所加三倍夫民常賦已不能供而又加徵無已則薄田必盡荒棄貧丁必盡逋逃逼累之極獸窮則搏不爲盜賊胡可得哉今遠近洶洶思亂者衆樂傳謠言妄談災變大都不逞無告者之所爲也又所在招兵望風塵至主者未能盡收或選試不時或擯斥不用前無覬望退受饑寒一夫狂呼千人攘臂亡命綠林求活魚金亦迫之使然耳臚河懷遠之積無益東征豆豉雞泊之徒終爲隨禍彼獨非遼左之事耶此患之三也何

謂生事多端凡人銳意功名者未必實效好陳利弊者未必可行今之視倭太輕者曰爲虺弗摧爲蛇柰何滅此朝食何惜一擊之功視倭太重者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暫勞未逸何惜數歲之功首事者憂切軍旅雖無利而必興受事者職在奉行卽有害而不顧增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行一事則有一事之擾搶攘之中名實易混歲納之際奔競易容爭進前籌夸言竒技百方試藥誤病已深聚塵爲羨齋饑何濟司訓練者如李抱真之昭義土兵李德裕之雄邊子弟可也而如高仙芝之招

募白志貞之蒐補其于經武不亦踈乎轉餽餉者如劉宴之均輸趙開之出納可也而如杜佑之強借趙贇之措克其于足國不亦悖乎且制敵固圉必有長筭戰則有撫吭之術攻心之道守則有合拳之勢猿臂之形今禦方張之寇防萬里之海惟當充實重鎮變化環中其餘郡縣自宜務農積穀保境惜民知聚知舍以靜制動經遠之圖或不出此若東方小邑可守者少今在在修築處處備豫搬運木石買辦硝黃製造甲兵堆聚薪草日增月益朝送夕輸報數多屬虛文稽實半爲烏有緡

錢之乾沒者多器具之完繕者少以愁怨之民懷畏慙
之志持朽鈍不堪之器守陂羊可踰之城寧不取敵輕
而速自困哉况軍務拮据必至妨弛吏治暫時科派終
于遺害民間以倭警而設者未必以倭退而罷鄭當時
笑商車而言利極于酷權韓魏公刺義勇而遺害被于
陝西以二賢之明猶有過計况其下者乎此患之四也
凡此四者皆恒情所共見老生之常談其在識時之俊
經國之賢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拘攣之所易窺
然聞之古人不盡知用兵之害且不盡知用兵之利又
曰先爲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辨微者無忽于小
慮遠者無病于詳使予言不驗自是社稷之福而兵凶
戰危卽言之或過君子固當諒其心也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四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啟

荅新城見峰王年伯

蓋代高華敢望降衡之雅連閭疵賤殊慙倚玉之榮事
出夙因跡忘非類恭惟臺下扶輿間氣累葉名家教衍
一經以詩禮文章爲種芳聯八桂用貂蟬珪組爲秋千
今則籍籍姚江在古則煌煌燕甸方之貴胄尚屬後塵
雲仍真騏驎之儔海納略蓬蒿之輩顧侗裔原寒素地

謝蹇騰遽叨俯締乎姻盟遂至仰拔乎德美何與中丞
尊丈匹爾秦晉太行讓華岳之尊族表謝王味雪造瑯
琊之席特承飛翰先在結言長跼而坐使乎如親玉欵
遥瞻以拜座下亟報鸞牋尚容摳謁于隆堂乃可展誠
于下走臨械忡躍倍萬感私

荅于長文

伏以兩姓人倫懸諸日月百年吾道不廢江河仰附有
因俯存增愧恭惟臺下中原閎闕東魯箕裘少承嚴訓
于鯉庭名高尼闕長闡芳華于芾老望切漢京孝追曾

氏之踪業遡文饒之美顧侗踈放捫臆思惟先師萬里
聞孫不肖片言許女敢曰大而非耦寔緣締則益親式
玉式金雀兒佳婦雖則擬之而步遜弟取合之而什全
特荷瑤音不勝雀抃展言李謝永久松明並伏冀台慈照鑒

荅宋撫臺

鄒魯豈儒少緣疵賤錯蟠散木永謝青黃沾沾一壑之
間豈冥鴻之敢望齷齪五窮之伎乃鼯鼠之自憐詎意
尊臺天海恢闔雲霞吐納三臨部曲益萬彙悉在陶鑄
十閱星霜顧一介更蒙優異輝煌鉅榜由門臬而漸及

于堂皇鼎呂華標自宗祊而下覃于寒峻精繆在籠多
物旅處頃今沛北寢邛驚沐無前雨露河間覃族爭歌
有脚陽春自惟遺履敝簪尚見收于故主跣跡結鼻猶
辱秣于天閑迄今未敝之軀已誓永言之報感深萬態
箋僅數行所謂喉舌之次容有未宣而肺腑之間庶幾
非淺也

賀東阿于尊師命相

金甌名覆鬱四海之雲霓黃閣麻宜煥九重之日月
至土英明獨斷朝端鼓舞維均恭惟閣下扶輿間氣蓋

代鴻儒清擬聖人任優天下六經鼓吹豈文酒之東山
一德裁庖乃編摩之洛下舊學繫心寂久新綸拭目先
頌秩晉青宮尚襲支床之膺貫身依紫極特膺合殿之
穹階詔屬敦官恩周給驛齊叟魯儒之私慶滄溟泰岱
以重光顧侗束髮皈依覺負屬之獨暱中年落拓賴大
治之洪甄今茲敢造俊以彈冠聊欲從祖筵而結襪三
熏三沐一抃一言望少岱之山房暫開封薜喜臥雲之
茆棟將去爲霖穀城一夕鳴珂泗上諸侯夾轂佇觀周
鳥何羨蒲車從來命相之歡無此愜輿之美所願倍加

交會集 卷之二十四
珍鼎勝彼炎塗造式榮信惠茲下國

上楊太宰

伏藩一代元臣抗章乞便千秋名世解組遂初人從綠
野羨其榮華愚則白雲擬其舒卷握衡幾于十載食祿
溢于千鍾而乃芻布約躬藿藜適口每謂盈爲缺府酌
天道以擴其襟期損乃益門準人情以宏其布散以是
門無行馬室見澁囊出僅下澤之車坐列盈尊之酒春
明于野醉萬樹之絳桃秋色滿天飡一籬之黃菊黃冠
白恰以爲裝拄杖腰鎌而自命行吟暮嶺起瞰朝暎一

鑪佛火常溫半榻雲光鎮擁顛鹿門之借隱而恠多玉
帶霞帔似輞水之幽居而剩有蘭枝玉樹白家履道無
論嗣續卽官位亦小不侔蘇氏子瞻堪比蕭閒乃壽考
又非敢望勿云前哲且挖時賢未聞祭酒之身兼代祝
庖之任弗知我貴粹觸天刑眼光出牛背之間不值大
人一笑肚裏閱羊腸之態應占夫子千齡顧愚下士何
知妄臆天民先覺呼爲小友非後進之可當儕于道民
則鰕生之大幸卽今華封叢祝競伸無筭恒談世外卮
言謬意少當元鑒恭遲片語以逭罪愚

上申相公 代作

鳳歷初辰兔鳧應九秋之會龍頭屈誕桂香聯三殿之
祥明良慶魚水殊遭海甸頌金甌鞏固恭惟閣下神原
降秀岳果生申賴二祖七宗之熙洽柱石孤擎藉皇穹
后土之式靈天人協相自黑頭而皓首精忠貫徹三辰
由首撰而元公粹德光輝八表嗣今而後寧二十四考
之足云有生以還蓋百千萬年之僅見門墻桃李無言
藹藹成蹊藥籠參苓所在彰彰奏効此蓋洪鑪陶冶萬
類荷其生成而遐美靈長白葉沾其漑澤顧其深恩不

才猥擯外服望平津之履跡跼踏無從佇南極之星躔
歡欣欲僂敬從羣吏庸曝私衷即春暉無責報之心而
寸草果無情之物乎伏竇尊嚴頰垂未照

上喬侍御

竊見歸養未任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岳降天鍾孤情
絕照精心汎覽何但東方朔之富五車博物探奇不減
張茂先之識華表文章蓋代左邛明而後一人意氣干
雲魯朱家之壽再世孝能兼乎色養崇朝而脫屣亞卿
友更篤乎天親一命而推恩愛弟渾是古心古行絕無

塵態塵緣平生塞兌以逃名但見蓬蒿沒屋有頃栖禪
而習靜居然香火名藍醉中聖而醒狂愚一片冰心徹
底出蒼生而居遠志十年龍臥何妨第陽春白雪下里
轉爾相輕腰鼓盤鈴聾俗佹爲奏雅無恠先生之不起
有望使君之式廬冀他時之尉薦似當冠冕多賢乃此
日之游談非若陽鱈時輩余中丞近能倡始明柱史豈
惜成終務令婁水黃山晚歲齊驅方軌雞壇牛耳千秋
借色蜚華不任跂予伏斲鑿在

荅王百谷

遠承開袞之篇與告饑之粟絡繹而至謹叩頭領訖伏
以雕龍繡虎極千古之文心幼婦色絲炫七襄之妙手
歛然而至華矣其光况兼障染皋禽副以機成吳毅筵
開白晝若錯錦以爲堂尊挹燒春似藉霞而作釀呼童
具飭命婢煎茶氣凌雲澤之霜香泛天池之露良朋競
訝密戚增歡何來海內之奇用介關中之壽顧侗十年
自廢婁霑句于天南五內未泯願結銜于地下敬託鴈
行之翼庸申魚子之牋別有菲筐以須再信

代泰山請直指

虞標神岳鴈袍蕩峰葉于春旗秦峙雄碑驄馬振崑花
于曙角時當和暢事北遊觀恭惟臺下扶輿上瑞蓋代
奇姿家傳骨鯁風猷世擅靈篇秘錄茲者暫違■天闕
來駕雲封六龍翻動青霞三觀爭纏紫氣攬葱蒼之未
了依稀九點齊州撫檢冊于方殘想像千秋魯甸盪曾
决皆灑瀑興雷銀臺金闕重開飛鳥層霄共下職等奉
振衣之矩步敢覬霽霜綠禮岱之餘曦聊拔解帶蕭然
在側竟丈人之獨尊練似當年覺門曆之有素所願明
堂聽政一新幽裔之觀封禪杜書大普離明之照此臺
丁抗疏所備陳而職等復借山靈雍容以頌之也

荅獻縣徐明府

百年井里蒙幸切于瞻依千載心期公更深于披豁蓋
稱衡片刺才通宓子之堂而逸少八行遂返求生之徑
報驚施薄愧較感浮唯是明臺蔚爲國秀擅是海珍蚤
射策于天廷風標磊落聊試刀于花縣政術通明一清
直類懸魚四境爭看下鳳用其餘暇相彼嚶鳴九河秋
色續紛與信使馬蹄而俱下三輔風威肅爽持君侯鴈
足以來儀朱提富有半流皂帽欣然一飽此情茲德輕

不食館集 卷之二十四
岳淺江恭疏蕪穢之詞小荅溫肫之况伏惟慈亮不既
仰私

上黃大司馬

三考程功擅九垓之蚤譽■一人加悅陟八座之穹階
緬追元滄鳳圖快覩彤庭紫綬睢鳩肇命葆吹增儀陋
典午之陳騫跡成周之畢老然而袞衣東國無以公歸
繡斧齊臺猶仍節鎮舉海內元戎之寄靡茲方六纛之
榮尚書北斗稱尊君子聖門不需泰山轟轟布積澍于
春雲滄海泱泱醜餘波于曉甸吹作百城之展頌竊効
下士之小言忝廁門厝倍深踴躍卽寸草有心于報德
而大鑪何意干品形含育休明泳遊空洞

上廉訪許公

法宿載臨芒動岱溟之會龍門肆闢輝騰齊魯之封吏
士交歡紳氓競躍恭惟臺下扶輿間氣葢代偉人蘭熏
舒纓佩之芬雪白表光明之德襟期海納體履山凝朝
端推爲正人寰宇歸其元鑒台軒游至化雨覃敷洵大
東天幸所私慰小子雲瞻之切躬趨未遂牘奏先陳孔
邇賡歌敢佐輿人之萬口承風有日願依講座之三鱣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荅吳對渠先生

侗滄海持竿徂來荷鋤晨朝飯椽竟一飽之無時晚暮
飲湯趣三商之一夢有何文墨過辱采褒煌煌盈尺之
書戛戛鳴球之韻惠而好我物且及儀屬之先太史之
遺書命以皇甫氏之論序神搖不敏誼則胡辭稽使百
朝課文一夕聊申鄙拙無當高華伏冀鑒旃可勝幸甚
與周斗垣使君

楚會雄飛披靈襟而自異齊東雌伏望大國而願言蓋
天合者親調同者洽豈期今日乃見先生當抗節之方
新慮刑鷄之恐後文詞斐妮悅濯錦于晴江意旨綢繆
矢斷金于曠日矧也倍投青玉奉之彌用赭顏眷異典
之無前渴英標之在覲盈盈一水脉脉如何所祈堅釀
酒之期諄諄我好更欲領吹埴之奏嘽嘽誰廢皇天后
士式臨河水泰山爲政

上申相公

吾師脫屣三公言還里社三十載狀元及第光播風華
二十年元老中書榮歸畫繡蓋休休曠度控人何所不
容而耿耿純忠唯天可以自鑒竊聞角巾私邸拄杖名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山釋周且之袞衣卽晉公之綠野尊開若下猶故國之
春醅鱸薦雲間是季鷹之秋饌無論貧交踈屬野老村
童靡不飲司馬之醇和霑伸淹之闔澤其於今日互執
兩端凡逐陽浮者均爲國家惜老成之去而具識會者
深幸明哲得保身之全何也桃李殘行勃洩賤品雖成
蹊未就而含生詎敢忘恩卽起色無緣而視息疇非大
造慨世情之反覆誓指青松異國論之昭明恍開白日
上撫臺孫文融

帝念東人實杼袖其空之日延推名世迺旌麾出鎮之

秋斲輟崇班借臨近甸依稀左輔拱護皇圖謂扶輿間
氣之鍾英勝開府中原之鉅任風聲所被肅列栢之啼
烏霜節才臨凜諸曹之序鷺休休納納洩洩融融滄溟
共岱岳以爲期霜霰與陽和而並布憶丰神于萃鵲重
開海右此亭論人地干蓬蒿誰是濟南名士麗譙賓日
山川炳煥于揮毫海嶠傳星鼓角清閒于拄笏不肖侗
廿年螢火曾接席于槐闕兩度風雲復附形于鵬運據
爾時之氣尚陋前古之雷陳登堂納拜要期釀酒之私
握手送行堪續野橋之詠顧無柰天衷不牖人理垂乖

一肯見棄于清時百喙何辭于知己猶幸明臺曲貸洪
造無私得一日之瓦全莫非鑪鞴微半生之玉汝盡屬
雕鏤微聞說項于通都恍若迴光于下舍忘其寒暑繼
今托厦以千間任所泳遊忽縱曝鰓而萬里蓋有盡者
林間之齒髮而難酬者宇下之恩慈■沐上書潔虔如

對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五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書牘

報公孝與

客歲之冬暮後閣門輒有趨厮見報曰有客自東方來
擁襍穢負苓蒼風儀落落神仙中人也弟私心謂東方
無此士有則爲東蒙公先生已而季犯以公見報則爲
大叫倒屣足及于舍館刺及于城門若不一夕而定交
千古托言同禱何者足下聲實炫赫奪我小巫繫唯是

沂汶河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儵然一旦涉吾土也
 何故天實賜之余小子敢不敬承儼然左顧劇談浮白
 卜晝之未已而夜以繼之上滌黃虞中及魏晉下逮李
 唐信陽北地之所為文章敵國吳門歷下之相與爾女
 窮交三物未詛口血宛然若新雙蓋陡傾白頭悅乎如
 故滄溟泰岱惟我二人樂矣三時輪鞅比轅未幾薄遊
 返轡馬帶五陵之雪袖染三殿之雲顏髡悲涼衣裘蒙
 茸挽袂連坐縮秫啖藜俛仰人代縱橫世情處仲之壺
 驟軼延津之削
 鳴
 先寄聲馮史迴席昌平飛揚于

塞下太倉扼腕于立談良與歎汗漫之所遭極周環之
 陳跡我歌君舞君倡余和傍人辟匿謂兩任生矣行逼
 歲闌庭闈不逢陳遵還轄相如倦遊南陌分襟淒其以
 風李季汎瀾小人佐之官柳凋傷前溪凍合人非金石
 情胡以堪別來火歷三鑽弦經十改既坐嵇康之癖復
 牽向平之累巾車未緣以促駕尺檣並阻於命懷徒望
 蒙山之巔英英乎冒絮龍門之室隱隱者擊鐘聲色倉
 茫依稀足下猶之深宵寐語覺則失之矣詎意耑屣信
 使十日賫糧蒲紙寫張敏之情棕一札極國僑之裁制

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一大快也且復重之筐篚屬意雀
羅迴寒色于綈袍覲高風于結鞵雲芽薦椀香茸饒舌
唯臭與味有則似之陋用厚以益形抃與攬而交會何
物么膺之子乃誤明恩于足下也四近之云唯遭遇迤
邐是爲兄弟若餘三者則有向邛郫而却步卽故衣而
下泣耳修之于載歲之名山走至不肖敢保歲寒伯翁
衰事紀異願任鐘石萬一精靈沉翳厚地則不肖猶子
之辜邑志得全編卽效佛頭之戴雪寒多厲兩地應同
幸栢茵自愛

報南宮况重初

老母比如唐山道出四封居積行衛緝御除道猶加等
矣不意明公孤情絕俗式騎敬器檢衿一來卽幃褰拜
七箸起居猶母見遇身非王陵太君何以辱張北平家
人禮耶大豚黃口懷無夜光荷伯翁假之後乘周旋少
日百心有加業擲陳遵之轄幾納畦夸之羸仁逮尊老
慈被脆穉行人中謁拉羅相藉戟手交口雀如其躍羸
糧信宿委諸道衢有如履屐之間悉充任使何必我君
矣至于傾城序下霑體塗足君子蔚乎鴻序黔首瞥其

蟻集田者罷犁春者輟相爭迂版輿危頌寧馨竹馬鳩
首言烏牙獸告歡率舞夜以繼日豈誠故侯愛利漸被
巷無居人良以明公口風及人星言戒物厲其敢後蹈
之在前遂令冠蓋相望行李無留丹青未磨金石宜勒
誠足跨比屋之醇風示末流之澆習迨今浹月里閨喧
傳唇乾口燥猶不謂勞也小人有母寸草有心鞠我可
忘明公可忘語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所爲萬一効圖
者永矢如此爾長跼授詞西坐如對伏惟明公幸啓

報王百谷

愛弟於八月下旬至矣發讀秦松篇蒼顏秀色勃勃眉
睫間已復寒風謾謾四來若負陰崕古雪急索毳褐冒
絮猶不足敵也家君間作小詩香山蘇州耳乃謂王先
生少陵嘉州乎矧有加幣焉敢不舉君之觴三千里拜
使者深心可知一堂三世疇不南望頌休明濟北菟裘
賀章如雨不能當王先生一片陟釐也櫻拂猶龍手兩
螺可疑兩南金不腆之文不中墊半偻屏脚乃爲石灾
小史塗鴉之技亦遂辱廣其遊道用兩事流汗且十斛
矣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研石化爲池魚煩公

來齋集 卷之三十五
爲購一枚值可十千而殺者在明奕奕神令當是火宅
蓮花借公問訊周郎顧曲太頻不至日矚乎山齋雅麗
何必江南抵死拚兩先生一顧之偶暴下不能自捉筆
占授不虔幸賜貸貴

與姻家尹大將軍

單于自求菹醢至厯憑几之間充國雖老加疾
天子見謂少年也足下澤顏鬢髮身手如旋上馬似飛鳥奪
槊若折蘆適今奮不吞胡後將軍地下笑人矣君侯平
倭大功天下幾目爲異代人卽謂猶存得無虞脚脛寒
泄乎耳食紛紛百問安如一見嗟乎君侯宜且深藏莫
令三河健兒衣裾撇其門

答山陽令郭姊丈

寄到毳毼細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商頰芝草
如蓋如輪丹章緝理尚餘幾莖龐眉大隱如綺如用尚
餘幾人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
論邑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番至

與馬明府姻家

劉敬虛先生辟居東郭絕意計偕佛道兩書泛濫采掇

來會館集 卷之五
探源會委漑葉流根吾世斯人逸焉疇匹所謂經戶寂
如披帷斯在者也又聞擅橐駝之技精計然之策榆柳
成列特牲爲群厥躬任其作勞壯心藉以永消矣

報郭使君舜舉

東髮之年卽識明公于壁門明公謂是東方孺子四蹄
間具雷電者也已附京兆薦書歌鹿之辰兩人聯席共
相咨嗟于遇合之難南北東西風馬牛耳而生平再覲
竒絕不常天若爲之矣嗣是宦轍差池風霾殫人卽長
安邸中負汾陽行卷至今刺如于中乃若仁兄灑然風

調益然胸懷則無一日去此心間從坊間見所藻評文
錄又未始不侈談同輩謂郭先生吾友矣山居百念割
絕獨有嚶鳴一綫視息僅存雙鯉并門藉汾濤擁至孫
城五月雪霰交集一字一周環不堪欣樂已復凄然自
語不圖友道復見于今也尺牘雄成婉暢匠心雕龍何
猶不自盈滿而沾沾野鷺之見珍不肖弟寧無愧墨哉
雖然仁兄命之矣敢不悉敝賦以從損惠兼金無堪以
藉卽夕盡付酒家貫壚頭十斛與密戚共之若醉明使
君醇醪耳李文使來值弟偶冒風偃臥一切不及答來

辱幸魚雁不乏嗣當假陟釐一片道情事無煩仁兄莊
牘也伏枕諸不盡感私

答廣西楊中丞

往者滇校文李司農還我濟北之里甫下車而以函書
及也有清俸馬萬里深衷至今銜戢缺然未以報也赤
鱗蒼距難矣曲方伯丈來自粵西復以函書及也有清
俸馬代興牛耳之致鬱滯八行且寒溫具備席門窮巷
何以得此于長者哉已唾之津不然之朽于世已矣臺
欲拾其藩而揚其燎天下無此理然有此事矣論文半

世世金而盟金石侖卽無幸蓋棺躡履垂纓發夢而來
赴者以德足下乎日來家業彫殘僮奴干指不能再飽
此七寸管又不能生活臺下謂此夫者人間冗長物耳
婁閩疏詞良爲縣官吐氣佇延北召相與晤言

答孫湘山給諫

以華容之仞墻律海內何翅龍門明公起四世而大其
聲張楚甚矣寢邛之世休有烈光焉每從朋輩憶明公
竊欲泣盟東載而聯之惠好也顧以無階上謁恒惴惴
焉實懼無堪爲藉何圖明公不鄙而賜之箋滾滾千言

頌筐倒皮且所爲宏獎不肖者恣非不肖所敢當也雲
杜何人而莒邾之是齒是配林妄意岱宗矣非所敢當
也尊委寵承良以含毫爲幸第所嘆然于稽命者五斗
米道見真人氣索耳

與真定守尹春寰

楚之後竟未及一式大賢之間至今挹快弟山林畸士
久不適當路書獨于翁丈尚未敢自外門墻媿媿可知
已畿南兩借■當宁者正用中山爲股肱功名其自此
升乎南宮張進士庾其所遭不幸天下所無而其人

可吊亦天下所無一椎朴布衣讀書二十年寢處不愧

其形影不肖弟延之邸中授弟輩經徵其行止郭有道
之流亞也乃薦之大中丞張潞東先生爲西席果其人
有鄉黨毫髮指訾則今日之褫鐫晚矣仁丈試問之郡
人問之邑人問之鄰郡鄰邑長而七八十歲幼而垂髫
脫齷之人有一而不曰張君負大抑其孝廉足吊也則
不肖弟請伏鑽爲張之公道謝所不遑辭矣顧其孝不
通方而廉不出里閭也以故齟齬如今日焉臺下曠代
人流敢以曠代澡雪之冤祈下執事恃愛誼誠有所激

發臨帟不任懣惶

與宋中丞可泉

苗允庵不辭而去近始知在輟轅下舍幸轉語一讓之也日來多務縈心未及虔候鼎履山林蹇拙固應爾爾亦計慈明素能俯亮耳南宮張與進士其事之始末莫逃炤鑒昨經院駁在皮相者事體慎重宜然要之兩院初擬確下金石仍望臺下力一主持之夫張君之平生動以古人自負而卒負匡章之覺命也何尤一進士未服一日官且非狂恣不檢之流情實可諒新按臺正係

原問崔大尹之梓里彼已懇詞達之更乞臺下倡義玉成之此亦一大功德事也屢聞完一輩道尊指已用薄面假貸今不以謝而以瀆極知冒昧區區六載南宮僅得此士中心有難自己故耳臨書踴屬不盡百干

答沈東霍叅伯

四明諸君子人擅聲詩其所繇法往往畧景象而重神髓祛輕俊而趣沉實以故金閫之里彼自一是非而四明諸君子更自一是非不肖與用韞學士諸君子談之尚矣至于先生者則尤得之故友于子冲所子冲所持

五言十餘首無不重若饒鼎温若復陶權聲校字絕去
七子之鉛革而歸之爾雅不肖以爲詩止是矣老嘉則
粗有其殘然而才不鮮標長卿滔滔隕然自放去勳侯
三尺遠矣此愚所爲伏膺足下而依依于十載正從四
明得四明海內得海內非盡懽悅無稽以鼓脣舌而斲
鷄擅漫隨縮帶之士羽翼瘡痍而比之乎太橫也惟齊
之後天假我綠顧又無緣甚東溟一杯水邈若銀河遂
不及合并于一夕詎期天孫有意擲梭千里而睠焉相
及以愜乘嗟之願者非足下乎念此情直將三經清淺
而吾私猶綿綿也先生其俟之矣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申詠此詞不覺一座無人謁明光而見■帝別春明而
返東秦其以枉帆德水而枉車涉圃也實不勝跂予

與陳廣野太常

季大夫携書計六月末旬得達中間不記作何語書甫
發而李商至不奉鹽官片楨怏怏甚一一扣之則能道
仁兄浮家汎宅狀及如夫人者教成一部歌舞日按明
妃蔡琰出入塞諸曲耳樂哉生平後堂客不及聽覩樊
素小蠻喉中音盤中態那不惜殺白尚書也芒種一書

與新秋俱至茶凡三盛四卦色味都不渝毛先生雖班
班然穎未盡含元菟風霜足博賣文數婆千萬矣三千
里手蹟如新展轉令人氣短所囑仁兄者年已逾中宜
少減欣樂之趣以疆骨王神主領江南妙山水再四十
秋不須常令殿脚女來魔人人間廣野寧能金鑄軀邪
一笑一笑發函伸昏當謂河間阿弟解妒人矣又一笑
叔廣南方想後期故多爲調笑語李商者輕賚赫蹄且
夕至或有肺附商畧也

與屠長卿祠部

一從陳茂才得所爲壽家君詩又兩得見寓尺書 從

商河毛文學一從東兗楊使君中間各有碑傳文字一

二緒都已長跪頌訖遲至今未有以報也大抵弟涉世

踈而受性懶諸黻相仍而南郵或相錯誤則是之以耳

長卿仁兄紀綱以下得無訝數歲書閣中不皮邢生半

字耶中朝大徵史材我輩遂幾脫穎其所屈指雲杜李

本寧四明屠長卿涕北不佞伺而王百穀亦以布衣之

賤叅之餘更得十二人人有主名秘不盡聞要之我四

人者特籍籍傳都門去年顧吏部涇陽茶已起草省中

疏垂上而事中忤迄今音耗寥寥則以諸相君難從度
外行事又館中諸君小忌折角雲輩來耶微聞仁兄從
督撫觀察談兵甚善不知于齊亦有駟先生也卽今三
五豪少年一釋屣蓬門便挽五石弧驟赤盜而盤蟻封
黼纓擐鎧霜刃學作北鋌蓮花旋遂復自命翁歸文武
材以躡取夫開府登壇之勛而不知其中固無有也嗟
嗟長卿子愿庶威絕倫以授征鉞將三軍率其胸腹將
必萬人効死千夫畢能衝夾踰鋒表其捷船鼎綠幢避
其巧舞輪擗鏡輪其險吸息曠日喻其神山嶽以倚拔
以鎮寧江海以沸騰以括平衿甲回縛雞駭豕突而吾
兩人者羽扇綸巾自若也斯不亦儒紳而上將羸秀而
雄武哉而彼皮相者往往右彼而左此寶外澤而錄中
乾噐夫一劍之任而吐遺乎命世恢然者也夫文不見
收武不蒙擢天以齊越兩方奉吾曹而我乃張脉僨興
校短長而狹人以尊已此謂逆天吾曹其可已矣久別
仁兄又久不通書叙心故輒抒其憤懣如此向作寄懷
一詩今書扇頭奉覽觀彌年戀戀亦何不念乎足下鄉
三公東來皆急僕多以足下故諸靡密碎煩不具陳杭

守季君做親也曾達不肖起居長卿乎善狀否

與萬伯修

材官還報計日至戟枝葆羽下矣開函而卒讀乎涕水
之入行知復命一斗醇醪也做友張君元羽廣川人英
英公子少與大宗伯蜀李棠軒同業同蜚聲麟經世匠
幾魁其房而以運數偃蹇卒不見收其所爲古文辭左
氏而外非其匹儔矣弟兄事之三十年臭味如椒蘭又
婚姻相結兩姓兒至無常父此其誼何如也茲以事會
遊太學奉山蕭督府公迎之過帷中蓋先塞下而後都
門望雄城非所必走道乎負笈經生何物干簾堂則以
不肖周親吾曹氣調耳弇州先生晚歲得齊兩生不肖
之亞是謂張君張君見明公風采當不後壁門石鼓拜
陽城而服其訓詞也

與郭太史明龍

不佞烟霞日痼形謀盡消卽平生知己一人如足下亦
復寂不通音驛者凡幾年餘非盡雲路泥塗之隔太半
坐嵇生之嬾慢也客有歙州吳生來極口眷念如疇昔
則空洞中信有么膺如不佞不佞敢自外焉皇長子

妙善居質允宜正名。儲位而東朝之典缺焉未備。則老嫠之所以弃繯而恤也。明公職司勸講。宣翼麗明。區區陽翹一念。願有獻焉。屬有便郵。附通間闕。孟孺無恙。一爲叱及。

與鄒太史四山

夙昔吾師講業鄒魯。及門淳湛之士。唯稷下諸君。及不肖三四人而止耳。迨後諸君振轡天路。而弟辱在泥塗。遂不得鞭弭諸君終事門下。缺焉不通一字者。且七八年餘。猶憶數行南紀。僅附嗣君自餘伊蘭之臭。在所有之誠。何怪乎見絕于長者也。長者袖中旃檀香。每爲亢家孝廉出。孝廉幾欲七寶裝嚴。僕則其見絕于仁兄。似非同人。本素茲敢以尺書通不肖家世善富。今宦而能貧。山居日久。形謀銷光。所不自汶汶者。柱下五千之業。庶幾函關。輻車叟則所藉以終事門下。而不辱我師也。玉堂資厚。計日拜麻。故人凡悴餘無所復談。

尹春寰年兄

曾憶附絨節。下句五車韻。瑞一部異託之。吳興吳興近。書來絕未道及。但述尊指招邀。不肖弟爲西湖重客。若

憐弟之無家而欲爲之計少資斧者屠長卿好遊未聞
尊貴長者招之遊弟卽不成行藉此可驕長卿加渠數
等矣江山孝廉鄭君國望夙在太倉相公籠中王辰玉
太史同社兄也往與辰玉各用其經聯魁相公期以鼎
甲乃至今猶落落也今就陵邑校弟識之逆旅一言便
爾投合過其學舍索茶飲見一舞勺童子白衣而色慘
問所以乃海豐關道長郎君也道長延師秣陵得孝廉
道長客死孝廉三千里衣阿錫二流徑還海豐關長郎
依依孝廉膝甚于其父而道長元配旋卒于還櫬數旬

內于是關長郎遂直子于孝廉飲食誦讀于陵之庠舍
中矣異哉于古史冊有此否耶孝廉乘春明迎其家過
山東弟念其官寒數道路費多其意氣敢僭干之慈臺
浙之官舫堅緻而當實者望尊留神及之檝下主者或
本郡或杭郡俾孝廉真拜其賜而達于齊孝廉聚首室
家而畢其業異日當以翁修撰之續圖效黃雀環也一
部下孝廉何得輒勞慈注鄙意謂損十日邢生西湖費
三千里山澤同年躡屨資鄭君饒得之矣弟作事夙昔
頗離常格皆復爾爾唯尊鑒此情于世外而領之于世

內不勝幸甚幸甚

與蘇松徐按臺

昔所栽花地而持斧臨之此并州別一地天明公巋然
南面御吏民言念舊遊身若靈光魯殿餘則晨星落落
出者處者僅同矍相射堂參半狀將不能不致慨于離
合升沉之際也侗也山林誹謗首荷問貽遠狀津津就
中有概把書歡喜况被衮衣矧以朱提在握爛其盈門
數溢四流寵分三斗舍衛子忽作王石巨觀矣何以得
此于長者乎不可不知也侗則敗如意耳既不可理而

別用又不自安頑鐵第從人間作粲花之具供梵甲之

資明公還朝有日千里迂程一過七十二君而觴焉

兼及配林如不肖當與節下劇談一出流漫縱橫方圓

下上此手中指麾物或不終汶汶以死也侗不善爲家

邸田垂盡半生樂國忽墮瘴鄉轉思尊先翁教僕以處

世大方謂豐年之玉不及荒年之穀于今信矣腹痛興

悲良箴駐耳悔何及焉側聞里社探搜極元脩美書法

亦復典午門風孤情勝覽纂一嘯于蘇門天下無此直

指也久別無階會茲良便不自禁其刺刺計金閭還報

引紙盧胡不免煩一斗麴生消之耳外啓僅爲一廣文
遊殊不脫青瑣氣則望記曹留意儻爲貴人先應不直雍
邛先生饒唾矣

與井陘吳觀察

久佇南旌翼一板良晤不謂川塗相繆已而西發乃幸
灸教有時矣而禹津諸丈奪我卜歡蓋聞季丈云云頗
有從事督郵之誑徒令人彌增挹戀也畿南弟舊遊所
門下坐堂皇而依稀手板槃辟乎則不佞者亦猶籍在
屬城之列耳獨恨此役不縮在十年之前沾濡休德遺

癘尚夥竊叨惠露洗濯敢曰人代逝矣不其結旃棗強
承盧蕃故少司成涑西公猶子不佞世姻又翰墨同儕
也比在臚句中䟽發一曹姦私大臚廩廩心伏宰執而
下爭識盧君面頰卒之譽不勝毀出補爲今官非其好
也至官涓滴不及民間郭令君引而均禮之謂何自得
丞如此且丞才可立斷大疑識與學弟輩尚三舍避之
古文奇字 國朝典故滿胸腹間而乃其爲丞直以平
生錚錚自好不羞小官卽非其好所無辭矣伏望明臺
多方察之及回扣之一切歷試之有一之不如弟語請

受誑言之誅丞職在賊曹脫或捕不滿品幸破常格寬
之丞所就終當不負曆仞異時相見須敢把一盃交慶
也揮汗奏書唐突惶恐

與蘇松徐撫臺

向從樂令悉臺下念我深自忤惡無德以堪近復從一
二應■朝官知臺下念我不置益復忤惡不肖老矣無
能爲矣臺下何不忘簪履而亟欲憐之耶不肖平生行
檢莫逃慈炤貪蕪邪正盡付東流唯數卷敝書堪度白
日覺年來遊泳頗深耳臺下泣吳吳自并州士民加額

禱祠而得之者非漫偶爾也當年嘉定採蕪事極仗苦
心不知曾有紀述者否良夜靜思唯此一跋無慙官下
回首三十年都成陳跡計吾子孫能標我于圓石間耳
百穀先生千載名流去秋與本寧太史屈指言此兄真
布衣間氣臺下素加禮遇今一切更望作護法帟馭耳
將櫝者爲秀才薛生生長小兒業師篤重士也無何營
求願節下知其姓名足矣行年六十鬚髮無一莖白齒
尚可礪漏三十下矻矻作褚河南陰符細書不訛謬本
寧有云子愿不似人間人似仙似神不肖自乃稱老附

學一祭何如

答經畧邢太保

自在寒廬奉媿媿之論益知鉅公偉度元自有真財後
黃金壘壘如斗文壇武畧兼將相而樹奇標盡人嚮望
上方漢南陽諸葛下亦不減唐聞喜令公矧有粉榆之
契而忝宗人之分者乎一時踴躍冠上塵埃自去矣碌
碌書生雲泥隔逖曾不敢具片牘通殷勤每逢施杏名
流唾壺在側常令口缺如意一揮恨不有喙三尺盡明
公神授耳屢誦奏疏苦心可掬至于文詞敬暢正若下

匡山之瀑而放三峽之流異哉所謂武畧文壇此其端
緒竟此尾不威寧其業大任其人寧已哉往日雙纈嚙
然未報茲復重以兼金盈函叙次霞蔚龍騰何殊面命
諸雲一布真足以灑澤枯條矣幄內絳燭熒熒床頭捉
刀兒如雲環繞封書題字濫及鄙生便令李志曹鯨生
氣矧侗尚具胸臆稱人者乎川閣水以成川世閱人以
成世願臺端大其所閱而成其爲蓋代之伐幸甚萬撫
公曠然廣攬堪共持籌將不患同舟中柴棘也季公陸
賈才不顧而去心甚快如東方千騎虎豹雲屯佇立亦

今增旺然不如五湖烟月差足佐北窓涼颺耳我乃驕
臺下強也附發一粲

答淮撫李道甫

書法我朝祝京兆放而不情文待詔秀而不局皆非
晉書也不肖留意此道四十年自謂能窺典午門風大
王頴秀天拔忽而如瑤臺美媛孌孌作態忽而如當空
落石莫敢睥睨五十外造于平淡所謂無意爲書書乃
佳也不肖從骨髓處翻出節本帖而爲之高麗使臣每
入賀購去非敢爲佞至于諸體法唐法宋取其有致

并以獻技臺次但扇太長太闊不任運腕乞照鄙式作
百柄來十日寫去以備送贈且起不肖眼明耳當今書
稱湯鄰初此公是浙晉書畫董元宰得不肖米一班也勿
訝

與鍾幼芝

足下東南異稟西北壯遊眷言齊同恃此意氣足下精
冢壁之書發燒鑿之秘茂先輸其博物元常埒其才技
盧諶重德乎越石許邁締好于逸少世中人外庶幾兼
之矣君從塞下遠在敝廬裏挾霜姿向染沙氣三尺之

死餘錄集 卷之二十五
息能操胡音吹箏則行旅生悲擣舌則坐客舒笑嗟哉
吾子禦兒清淑云何輕去其心漣酪弓刀之習爲丈夫
生不盡麒麟要當用馬革裹其四體輿還故鄉死訣妻
孥灰面握手君不爲矣吾子手秉如掾銘山勒碣孟堅
何人乎君當嗣美

與陳觀察

自昔楚材雅稱絕擅可二三屈指數也然亦文章節尚
岐而兩塗鮮兼長合燬者卽寰中辟讓楚而楚近亦僅僅未
槩觀其入所謂材難信矣比從驛書讀諫臣章奏且

其姓名而尋繹其語其浩若長河巍如秦嶽快爽如哀
家梨光恠如含光承影秀豔如曲渚之拒霜寒慄如我
嶠之積雪天下有此哉已而按其所言事則中世盲人
隱犯■聖人所最忌宰執所極嗔而昂首披襟言之若
從懸圃闓風而瀕闕聚溷齊州之世界天下有此乎五
十年來諫臣文質才力之兼絕而冠紳節尚文章之並
擅臺下一人而已居恒念生吾世而失斯人何以覩顏
戴日卽自處不在杜陵男子下然無階上達可柰何矣
不意尊臺使星入部執法耀九河間而所司肅命廩鬻

下及將謂二十年之楚吏猶荷念存然而仕楚不及列
執珪而誤尊臺之一顧則或者臭味之微合而伊蘭之
不受旃檀彼也幸哉林間二十餘載所當情會意者惟
此憲帖儼然及門之一事侗死可將之地下曰伊蘭果
不受旃檀彼也有死所矣子孫可據以爲七尺墓闕之
石而猶辱在濟南生尊臺一顧之力也侗實杜陵一男
子而汲汲向人屏息殫殫而作阿邑狀不令慈明絕纓
噴飯而謂駮老虜之面頰如甲乎而侗何以復向八埏
豪桀乎冒瀆崇嚴極知開罪竊願納交伏冀矧亮

與傅金沙

聞仁兄行至甘陵又三日而返舍中有之乎虞積薪耶
時事矇目耶吾輩生身最難得者邛壑再數年而出出
而肩國鉅重未爲晚耳弟病疴之後自置其館曰更生
先是吟嚙中日喃喃極欲金刀落髮割絕世緣才就翕
便復作兒女情金沙大士爲我設何難作何津筏也唯
是綺語障更深覺今人一字不跡古元美暢美于鱗艱
深皆非班左斯文正髓沛水其將興乎更五年而不肖
五十當以三十冊書求印可矣秘之秘之山陰金生光

甫羅康老內姪藻秀不群携貲北上以圖功名而兩逆
奴叛之彭城襍被無贏餘不得已望門見投弟館之六
七月彼將赴河外而收業榆河外臯蘭戍故有金氏族
數書招血屬金生其的派也夜郎易霸金生庶幾駸駸
上乎蘭州巨商余順慨挾生以行一切爲治辦大自有
心人順一僑寓在清源又一在汴汴足下故人仕宦者
借手爲順遊爲金生地矣西邁并望孰籌之見金生當
相怜軫此詞不贅矣乎知時下謝客客自邢生所當不
訝耳多言皇恐

上黃撫臺

此月初七日之禹城唁劉翰檢內子之戚旋過平原赴
宋廷尉聘女之宴已取道四女寺一晤淮撫公祖已之
景州視王氏妹已之樂陵送史孀北行凡兩旬間化不
肖之右臂爲輪而左臂爲馬矣行住樂陵始接先後尊
函不勝失報之懼如茲瑣細特荷挂諸胸臆中念侗鄙
陋何以當茲推置乎感激之私莫可言喻河上會廣川
邵守丞出隣初先生數卷相示古雅醇和種種造極是
時萬柳聯壩餘花表岸爲揭船窓濡題殆盡旅中一快

事也高邑趙夢白一札懷之數月未敢冒呈比來討諾
乃此塵記曹不審便中肯惠一字俾區區借手否不敏
悚皇特惟慈亮

與董太史

侗今者一牧豎賤夫耳荷明公獎其開拔寘之壇宇曾
無輕微毛髮之効而冒大人邱山之譽捫膺自語藉何
緣契蒙被至斯吳用卿每頌情篤屏營側立莫克擔荷
繼得陸翰學傳示枉訪幽襟結言千里深于平生怱怱
釀酒未副所期紫霑咳唾自刻漏頃不敢忘也適值窓
友行托見至心肅肅儀刑蚤慕如對何悚息言

東平原劉本初姻弟

碧落篆書在絳州唐人名筆正書是宋朝音釋藏之可
備題額之用然不直一錢也世所稱化鶴碑卽此云他
人閉戶寫完化易而去正是其靈驗耳邢生滿腹五車
不然當被本初難倒十八學士僕處係舊刻檢出寄呈

又

病齟數日不出戶渠從間道來視爲設夫容斗帳七寶
通中枕遲之僕乃就臥中作老婢呻吟聲渠向北窗聽

蘇軾詩集 卷之二十三
儒
蕪織夜雨孤情可掬有夢不到楚襄也次晨與飯卽哺
啜政自可觀渠復戲謂僕使君非富迺齊次不貧且能
手薦沉水一縷紫煙都不漫散殊咲老僧焚燎有火氣傍
午而別染淨兩忘附供一喙

又

先闕可翁四章適美有大方度出之雍雅我輩遠不及
也又一夕奉足下作飄拂蒨麗乞是玉堂材極羨極羨
聞平原花事大饒救庄有佳積種而土脉人力兩不足
可恨也有一種石榴紅瓣勁如鐵葉葉上擎如佛手名
園有否人獲六兩附往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五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六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書牘

荅李本寧

去臘亟擬一介伺前旌于廣川道也會老母偶被微疾
徵醫理藥忽忽偪歲除闕正甫挾日北堂見倍矣天乎
侗何罪也嚴親九十慈母不及耄者二年所望杖屨則
破涕承顏覩栝捲則割心與戀生人之致什九絕矣以
此不復及門外事至于仁兄與定則又時時從苦次對

弟兒一啟齒也二月初旬章郎令君枉車惠吊頗能盡
都城耗始知黃口斃仁兄鴿原急難何必萎護又數昔
不成眠矣齊川遞至手書叙致含悽百心俱吐已發浙
函則爲嚴親開袞賜也銀花鑿落見命稱觴更信乃達
彌年寄悃有是乎仁兄之眷眷哉陋用厚形不孝何所
辭其䟽節乎酌言獻寢旋酌几筵感痛交集首面幾崩
于搶地矣再閱按君趙公一札欲進蟠根于萬乘之器
甚休侗也今者待盡人耳何以仰承明德付諸兒輩用
作奕世美談寒孟霜柯後彫可掬令人一飢不能忘甫
柏層臺上也是日先慈五七之期脯頃上食大盡一哭
舉殘鐙伏薦授童曹咫尺輶車邈二焉隔世願仁兄自愛
俟哀悰小定更爲仁兄商出處也益都公頻年往復不
下三十緘爲仁兄強半計當終効大金剛力爾

荅

老母素健無恙迎春之日偶進一南中楊梅尋有以德
平三歲殤甥報者遂結聚胸間復旬日而綿悒及于危
矣不孝不能精事母乃罹此變又非有床蓐扶曳湯液
踐更居諸涉歷以少罄夫扣代綫延之私而忽罹此變

此不孝之仰天泣血一息不欲更生也觀柩捲則割开
五中聖杖其則破顏片晷佇雙幃之易位俄百感以興
中穹壤雖大莫適自容耳荷尊壘卹萬里發函枉以台
伴之重賙賜有加三復溫詞開函責隱生平之肝膽盡
矣遙望百稽繼之以拜從乎其至以告所天襄事未期
尚冀慈仁錫類惠之明教不孝不任剝沐仰祈之切

與黃撫臺

先師文定公捐謝翟門之署業自撤帷之辰尊臺興言
舊雨豎詛千秋爰有繫于輔臣之重特屬材官逆之境

上旌旗在前弓弩在後續食縣道在所欽承高門之裔
生者歿者獲保于家秋毫皆大賜矣厝棺之夕餽賙臨
門雲漢魏章寵于諭命惟問左右籍籍交談此足以起
逝九原安生百口矣于生以下其敢汶汶生成侗等繫
惟是頌義無窮時矣祠堂之舉旣蒙慈俞卽有專申侗
此中尚有挾日之留正在經紀不及一一先代于生鳴
感激如此

與黃撫臺

侗每從通報中見尊臺無月不爲元元請命無疏無一

字非關痛哭傑俗輩虛冒冠裳何計爲所天頌德也以
保我子孫黎民此蓋有百千萬禩之陰隲焉夫豈一家
一人之私伺荷國士之知豈敢爲佞向見卜氏云云真
成咲柄詳讀大疏渾厚和平彼微霰見現消矣幸勿挂
臆間也素卷精佳未敢輕率着手今六月擬寫一稍長
文字以荅隆知漸寫漸覺紙短因以一色連四補完六
幅欲俟佳工至裱完納上今乃惶恐投命仍付都下盧
生續之何如發下扇六柄書訖別具六柄並臨大令八
幅統呈暇中課得麻姑壇記一軸差具小法羅伯符似

謂不肖不能細楷勉強效顰不知是當清賞萬一石豐
貺數加寵溢望外且微聞旨慈主議而飾溝中之斷玉
臣何以堪茲恩遇乎丹懇填中咨嗟轉瀆敢附使者以
聞

又與黃撫臺

侗于正月三日裹糧北首十七日抵張灣僑居蕭寺候
毅城尊師還柩耗魚而魚服即僧衆不識爲何等又二
日而會中兒敬賫台翰至讀之及覆若覩慈宇旅况爲
之小展廿六日晤于長君備述尊臺軫注之切相對泣

然因議及為師建祠事正值所天撫蒞實千載一時祠
址擇于學宮之傍自市故宅一木植一瓦甃不敢煩有
司毛髮蓋德平葛端蕭公有傍州在闔學諸生具呈臺
次望尊批允錫以羨祠更勞會按臺合發扁署以光大
典即擬為向後疏題勅建之張本幸甚竊念師素叨尊
臺氣調文字之知蓋棺俎豆首藉口風師地下當領而
欣顛至在于氏之子姓捐糜術戴更何可言不肖廁在
門牆謬稱莫逆今日之請敢代于長君碎首長君縉一
切頗能自致以逢掖分未敢輒奏尊者前統祈俯垂灼

亮

又

伏承尊遠遣材官健力來會穀城葬事典出無前榮侈
生死不肖陳情荷允抑又厚借龍光事已率于公子縉
北向叩首以謝異恩縉持重有心計大襄鉅細必求哀
禮矢不以阿堵儉親然自先師講筵正亞卿座所得俸
賚業已洗然盡矣題主乃蕭少傅祀后土屬之行聖儲
長雙玉在瞻謂一時盛際總之所天溫益一切悉係波
餘即二公亦交口明臺隆極他賓客不必言矣奔會懃

頃間輒附還人用報成事野次不盡縷曲云

與俞參知

歲暮人還厪尊手削兼拜精穀方珍之賜不肖從潞河
蕭寺中得之不自覺其喜心倒極也謹此南向百拜以
謝不肖伴護先師還櫬已抵阿城矣于長君迫在樞次
不肖原擬躬詣堂皇代長君有所句請于賜壇之重不
意節旄尚在濟州用是未敢以羈旅之踪遠恩行部維
是命使金先生專伺寵臨以獲與于趨陪爲幸真以日
爲歲業有特械達記不肖敢副陳焉伏乞惠之期日以

便躡履恭迎于宅祭輜已備伏祈先以台術檢示令其

肅何史曹

與曹縣孟明府

士有異代撫塵之感直用氣詛相說慕焉耳不肖之于
臺下生同熙世千里接聲聞而又不肖昔遊楚臺下今
遊齊詎不成孔李通家契哉臺下龍鸞奮藻水玉禔身
是稱名世而不肖一壑垂盡之人尚欲嚶鳴于同好能
無致長者絕纓乎雖然長者之度何所不容願納之末
交其可焉曹實才藪有如王茂才士龍筆鋒足凌太華

腹笥可擬四溟束脩擅譽今尚逐逐子矜曹大宗師其
有以振之也厥弟王士樞器如握璧德若持盈家漸削
而好施學已成而未售則願大宗師意外賞拔之也二
君圖富名花時而分我我乃藉艷陽而訂歲寒又其家
都憲與先都諫年家也臺下得無按劍而謂鄙也多言
乎拙製數篇隨書上獻嗣當傾筐倒庋而向明公也手
創初寒不盡什一

荅周斗垣民部

侗也阮薛儉樵世所畏惡吐棄人也徒以疇曩執珪仕
楚楚諸大夫國人皆我欲焉曰是夫也干鱗李子之鄉
人而好爲奇節雄文以自標異者也計今日且二十年巖
穴日深交遊漸散畏惡吐棄日以相循而獨先生用楚
之舊而問余于山中尺函斐媿叙致綢繆其所飾矇侗
者皆侗所不自謂能也先生得無以江鄉唇齒之誤而
過意阮薛儉樵之輩耶有死不敢當矣先生高揭壇旌
雄風四被清英韶今要諸白頭即黃岡下雉不足爲而
乃過意濟南精已銷亡之長物攬衿自顧衣帶悉發竒
香三家下邑驚傳重問清塵濁水未判兩涂其所爲氣

色不旣多乎亟欲跨衛一過廣川面承緒論以畏寒輒
已先生能終無意乎岱岳在瞻計必登臨有日迂程蓬
葦實所跂予齊賦具蒐無足當熊繹蘭臺之勝以于鱗
比壤或可藉爲釀酒期平原十日蓋趙國賤臣長跽而
請此楚大夫其勿鄙夷于斯焉野芹蜚口何以荅休明
一切湏之異日

與張太華太史

不肖擱而在服者殆五年許以尊之庇比及禫除先王
之禮時王之制差已干事而竣矣唯是孺慕在中時切
隆天重地之感荷臺下遠函尺牘貺以雙練溫厚勞存
深心獨至吾丈之重典章而洽同社蓋不肖欣然與悽
然合焉一昨之秋過穀城穀城先生所爲起居墓下者
甚備彼中萬壑千巖幾欲移家娛老然以親戚墳墓在
焉不能作穎上兩文忠達邇來時奉尊翁先生履屨頗
極攸然囊中小小缺陷業付冷風野馬附言申報用以
釋輦下懷也行年五十有五頭顱可知祝駕已二十年
前路康莊有幾願觀麟閣之業安我北窓涼颺貢生之
冠垢塵久矣柰何任彈也

荅大司馬李于田

天家在石人士膺門比在含生俱極傾仰而矧四十年
同籍未品粗知義理寥寥疏簡果爾惜惜出壁壺壤蟲
下哉兩歲來又時時窺竊口風欲伸理敗鐵青黃平斲
榴感恩彌切䟽節亦豈其情正緣所委文未敢輕率着
筆一思一汗下遂乃瀉筆若甘開罪者不肖每謂今之
作者如林求其于碑板沉雄韻言典質者似未多得意
欲抗顏宗昉在六季之先而經筵嘆腹書秘媿行將俟
五車漫涉而奪于家貧學殖弗茂致難執筆兼之伏懼
大巫轉成荒踖則若何矣目今自惟萬千謝過祇拙書
一事少可自強事蹟業歸隱括但未聯絡爲篇竣日酌
褚米書丹付大吳生運廁庶幾稍謝時裝仰規前匠以
微暴于域中鄙心或小降也不虛不虛子長天拔子瞻
雄逸惟臺下足兼之侗也何人敢污樂廡妄稱帛儀氏
哉寒研軋軋捉管不盡素悰填積容春和敬奏不宣

與大司農趙南渚先生

天相名德諭知台候禊履倍平時國是人綱寔惟允賴
孤清儼雅屹如岱宗之不振蓋海內圓冠方履以及元

元之衆無不翹首拊手頌休明者矧夫同郡門屬之士
欽承風範爲日已久而又近叨甄鑄著在形模卽雲泥
分隔敢自外遠不以一字通殷勤尚得稱爲具有心骨
耿耿含靈輩哉不肖還山廿載自分于世常違夫不可
青黃之木而欲晉之萬乘之器孰不驚而駭走者獨尊
臺持平通國蟠木加先去冬按臺剡削不肖獲以黥謫
綴諸尾末秋毫悉屬大恩蓋得之督漕李公方伯沈公
者甚具夫尊臺雅心樹植直欲付之不言而蝨李荒桃
猥承雨露疇則云施其于斯際木亦不能無情矣伺猶

所謂具心腹者中宵捫心誠于何地報鴻私伺計廿年
伊蘭見染一日及於昭明則乙巳以後之身天所予也
尊所成也人間貴仕固已絕意無營而竹素縹緲之故
則時軫于懷鄙欲琢磨兩漢洗濯三唐以期翼清時之
鵬運陪長者之下風而尊臺非六經周秦之語不罣諸
臆不灑于筆端卽如此日奏疏諸篇一本赤衷羽毛翬而
彩毫揮斥遂至前無千古後無來今細入蠹心大踈鰲
極有明一代朝堂閎鉅之業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吾郡
于鱗先輩創然獨造按地拓天幾足名代顧其所標榜

人流者擬古之雄鷄埝之霸耳求如尊臺探驪批逆聚
不画石杼謀王之猥素調萬彙之靈和起垂死之枵萌
裕九邊之厚寔則于鱗有掩面不前耳夫尊臺所有而
于鱗無之于鱗所有而尊臺則彩毫揮斥之餘耳擬古
之雄鷄埝之霸卽在今日疇敢舍吾大司農之歷下而
屬他人侗所擬展荅鴻私者于尊臺柱國十年之後携
叩鼓篋從杖屨于十畝水雲之間前而于後而喁執筆
而記一代藏山之磊磊者何其王藍田之裴廸也乎此
寔不肖本懷不敢一毫假飾所爲不竟汶汶甄鑄大息
者如是止矣久圖上書謝台慈以家居慳于境外使縈
縈者幾一歲罪誠無所解矣今屬蒼頭隨本邑張翰林
幹力行明其積愆如此馮元成感成就不薄詞人之運
差賴此兄及李本寧一振之海內牢落仕宦不及中人
之文章至二君極矣北嚮百首不盡願言

與雲中霍撫臺

伺聞之公乘之塗啟則巖穴損價葉公之蚺進則泥蟠
見擯詎知巖穴者德藝之藪泥蟠者飛躍之式蓋響臻
必俟于靈感影赴尚湏于建標竊見新都處土方君問

孝字胥成大質貞亮瑰才卓躒捩髮之歲厭薄時制絕
目舉子之業充耳公車之學謂姬孔之緒徒標都講風
雅之道足抗前麾非羸秦炎漢以前之書弗觀非武德
開元以上之言不涉浸精沐艷吮理刻肌以故發爲論
撰爨鼎失色竹素非陳驟而即之若閤召其奇徐而繹
之則沉典其則無論文篇就其有韻之語業幾萬首騷
選再駕初盛還步儻或錯簡往編雜置先古宿士流覽
必無別白嘗謂太初踈野而少溫密茂秦直置而乏宛
緝以彼方此何翅徑庭東阿大宗伯一世人倫傾筐倒

度謂見方遲遍譽公卿長甘道譽僕也露句師門獲奉
遺唾其爲方也置喙寧不頤長三尺已哉方裡褐北來
尚嫌一遇宗伯以外閔無甘人即今遊道交市形吠相
接有如此士何必古人伏以公乘坐嘯之暇踵胡床之
致一談一詠清風穆如庶以真龍在庭簪弁奪氣方也
無魚無車何足多慮造次去以箋不勝肝膽之切

與王百谷

明公岳岳巨人乃亦病疾以云篤觸聖鼓杖汜有此疾
足下不畏于匡耶安得萃以之苦狀如櫛實如瓜以餉

足下令其病良已若曰將昌乃瘡請屏楮鞭桃湯以俟
之濟潔一流不能去惡而僕以疾所患在齟食飲都妨
正因擊齒時事太多故墮此口業耳山澤林鹽之外靡
所不搜刑臣四出亡命景從用鉞如戲頃者清源告變
梟者三人斫而不殊者四十五人震鄰在沛飢餓在躬
何地可問太平逢興輕舉足下有術而可僕不惜行滕
千里也三春無雨禾盡卷焦繇輔之間磬磬轉劇天
子第坐深宮噉肉肆帝之使不假神明東朝妙善居質
不册不婚言官故事蒸仍稟如充耳劔振周衛僅及鈎
陳足下試謂今天下治耶亂耶張即行李久滯此中深
愧無能為藉為作一札達茗川儻以蠶織為桑榆乎僕
願歲歲從長康樹骸

與武德陳觀察

侗往從讌私獲侍湖頭數語已涉汪洋大都矣已得其
所條牒數則讀之董之醇賈之切陸之婉致所謂國是
民情備焉即聖主聰明不及納用要之天之未欲平
治天下也侗竊念文章一技耳至專為經世則無鴻麗
大焉明臺天韻雄成廓寥淵穆益于人間世一切直等

諸野馬等諸冷風夫蒼浪太虛然後覆嶠無究極明臺
似之乎無棗古渤海望盛漢楊僕下樓船卽其地維四
野蕭條鹽田錯畛則島夷汎汜最緊關處也秦晉上谷
雲中白檀樂浪諸邊略有邊略形則著邊略情耳目習
爲防禦無棗無邊略形情而居其緊重隱憂在焉近銓
衡擬此于固原陽和二大鎮故所借率鉅公名世明公
勿薄無棗也且河最要無如廣川津門南望若徐關水
府清源北視爲碣石重扃明公自顧所借輕重何如也
布令一新寬而使吏民畏嚴而使吏民愛蘇和伸之旨

具矣至于峻拒盤飡于千里之外不使隸人擔負作馬
奔牛喘狀此非細故不肖履宦十年日中僅覩山林下
一快心事也滎涖初知多公政不敢卽具問訊茲臆稍
清暇乃奏記上啟處三伏生秋是在前麾一顧不必道
出平昌也鄙小邑最稱安近耳伺東向龍門肅肅如對
荅呂心吾總憲

伊周顏閔峙岳中原天下翕然宗之李所謂龍門謝所
云東山直喀喀孩臭談耳伺受知遇獨深提拂甚切乃
不裹糧負笈造庭階寒暄炙侍卽亦不克時陳竿牘代

未面之私也尚得戴齒髮稱人哉則以年來穀慳歲儉
食力傭書斯夕拮据落拓極矣安能周四境外乎忽報
台儼驚皇與坐徐仲尊翰宛轉百心且重以多儀誼均
天壤鄙人何以稱也具悉慶堂融洽鄉里歸誠片語垂
型一絲系鼎此獨座之所疎亟藉耳不審台駟北指可
容不肖侗長裾謁郵舍躬矣雕蟲末技否所委諸書一
一幹上卷用褚河南法是北來趨尚紙則勉效頗平原
取其儼雅用配訓言海奉流泰延撮土即日憲府題
才應類是侑儼旬日不敢假手兒子門生赤心可念也

長男三上名場不遇頗汎濫群書近兢兢學道見伯父
咳唾必飲次未冠亦觀場三四俱授經五則在甌鄉此
先大人之遺侗薄德安所得多男及書種未絕乎連三
按使者爭薦侗于朝此不過面上眉耳不能通耳目用
也因憶徃歲明臺極心揚詡今尚其餘波耳

荅康驥漢侍御

孤拮据襄事積勞成病一臥經十旬幾成異物荷尊之
庇望秋小差然精力已耗敗什九矣忽叨使命長跼捧
讀何臺下之與人周也如此損致兩縑領已容覓郵續

布之節閣報章臺下識度超軼萬夫而文章全力又足以發之無論同列諸端避席益合臺省而抗前茅無論求之即日總計四五十年自孤有知覺而程批鱗之彥臺下豈第二屈指乎三韓之命未下合是朝寧不可一日無汲包儔厭次如許地晏倩以諷諫勝而臺下以正諫稱此洵數千年奇事并問末學似不可無紀載也望鳳威于千仞殊自忘其壤蟲之陋附言踴躍惟不罪饒聒幸甚

與撫臺尹春寰年丈

德州部事甫竣歸擬搆栩栩園詩乃雲間董思白翰編舟自北來特以尺素邀晤言不得已遂取道武城意在叩渠筆訣故不憚僕僕煩也坐柁間三日備出古法書名跡縱觀之真平生一奇耳還過平原道中俄聞楚鄉異耗心震越不夷及抵家則所司悉臺檄禁一切事果真矣嗟乎不肖視臺下同氣也又所天也老伯母猶母也戀德感恩其胡能爲情漢上几筵東秦節鉞君親去任真難之乎爲此日矣即圖蒲伏戟門薄陳香楮輒以申嚴未果專峽皜幘出齊門孺子白馬素車至矣事變

倉皇敬魂冷骨欲語百千不敢恩諸倚次伏無節哀委
化以齋他年柱石之身第不任初坦纏衷之至

荅中丞魏見泉

填撫三晉以來愛利覃于庶人威信著于夷狄又建所
不易辦之勛創所不易談之事甚都甚休虛竹而上通
綸而下盪胷相誓凡不染指幾何人精祿不孚獷悍貪
婪凡破斥逐幾何人一意一跡是關國脉不第爭頌名
開府也奪晉如保還之臺總想想風裁京夏颯颯如伺
驗勢肘手太公捫膺獨契不覺深情之倒極也遠荷如

天破常分俸詢之謂者此是黃河一度再清敢不敬拜
溫言見命滿紙霞光惠而好我不翅厚矣踈曠久甘寔
懼唐突鉞下晝吟宵寐却望并州桑乾沛水可指此心
耳先此借使展言悽悽之私須恪以盡

荅毛直指

天幸小東遂徼繡斧之辱卽下車之日侗非不擬一簞
佐濟上父老迂霜稜而以勢閱六條未應唐突乃心未
嘗不數數向之也頃聞巡行先及青淄會不肖州民挂
冠長謝長裾曲笠又不宜遠詣臺門徒然抱耿不圖慈

念之厚用相存也尺函數語字字肝腸矧也拜如天之
既以尊逮賤用暖嗟枯骨謂末路有之乎感之深不覺
汎瀾繼之矣不肖生平志向自許無愧四知計惟明臺
鑒灼苟有知我無恤其他從此閉門埋照課子娛親上
之不能望弇州先生高躅即小美爲曹寧敢多讓二公
臺下郡人也請以爲不肖質可乎側聞按部簡訟而恤
民摘官而嚴吏若曰渾厚精明綽乎並舉侗如貌應日
出之光河流湯湯請視兩者

荅總河李于田

平圃報附使者未五日而疾大作凡六閱月體儀皆非
生人大抵受病在積勞積思一旦驟發遂成沉頓入冬
始勝巾櫛然衰相現矣尊公祖涖盟濟上控馭東諸侯
海岱增其氣色矧不肖侗三十年鴈行末第方幅內鷄
社同人乃不能晉一牋脩慶典尙得稱爲有心胷者哉
所用稽故邇廻者以前所云云耳每讀于鱗先生人間
水屬司空之語乃爲今日水屬趙魏御史大夫天寔式
靈儵奏乃績無煩璧馬■主上操河印用酬漏天一徹
侯爵逋負至今國家勞賢格可槩作口舌湯耶窮歲牢

來食館集 卷之二十一
愁拜書自遠十千相餉桂玉不虞不但酒貲矣爲尊伯
翁執筆役坐病不敏抑帽伏大巫數草數毀念今終無
可避矣小吳生來自吳下適當其時呈稿後弟自書丹
不至再厘討諾也元樞虛席計不久居東推轂部下人
流凡幾許預有訊焉

荅大司寇趙吉亭先生

甚矣先生之急不肖也不肖益有聞焉先生每向人吾
黨邢君庶士也文士也意氣士也鼎鑪猶有耳矧也人
乎侗乃時用咨嗟感慨謂世有先生知我我即死無憾

居恒展衣祿祿未嘗不望龍門興稽拜思焉薄言申候
固其夙心先生不拒門曆斯幸矣而遠賤鄭重抒厥襟
期今則大使至矣手書斐妮損惠清琰高秋搖落得先
生一字不轉逋宋玉悲乎朝綱將不浹歲當及歸一先
生脂駕而過荒居手摘來禽共談名理齊老生借與星
緯占矣草猝不虔惟尊鑒貫

上溫按臺

我公祖驄馬按大東蓋以伯夷之清躬伊尹之任而推
誠盡下則又具柳下惠之和所謂褚季野身備四氣奚

足埒之也時與長老知言者屈指綱滂之品似是百年
以來未覩憲紀肅貞如今日者此自籍甚輿人之口何
不佞何敢知焉侗少而勵擦不屬爲庸常人中遭連染
漫及沉淪于世長已矣乃尊臺天空日霽無隱不周剡
書達闕謬采微薄姓名而光揚之西漢右軍之日士林
俛得偏稱業足騰驤一代而臺下以身兼數器加不肖
侗伊翔清馥是謂鸞鷲芝蘭耳而侗則有心喜翻倒極
伊翔則雞群不伍清馥則鮑臭遠絕臺下薦我而兼昭
雪我是一疏而倍兩疏指也且自元黃以判此恩有兩

哉侗生平自許直欲捐七尺報人然湏罔極如親者今
獲負墻門伊有歿所矣不寧斯世鐫珉勒策世世萬子
孫詎敢忘之唯是承顏尚馭踟蹰請無期雲海茫茫託之
夢寐伏願錦堂倍玉少俟春明駕言幾旬以對蒼赤社
稷實式賴之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六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texture of the paper.

Blank or nearly blank page with visible paper texture and some minor stains or foxing.

